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文明反思



本书编委会编

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文明反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明反思/《中外科幻故事丛书》编委会编·一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(中外科幻故事丛书)

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

ISBN 7-80112-029-9

I . 文…

II . 中…

III . 科学幻想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 . 114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:100006)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

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78千字 印数: 0001—3000

(每套50本) 总定价: 380.00元

目 录

- 照料入微的生活 (日) 星新一 (1)
我的房客 (保) 马诺夫 (5)
心变 (香港) 卫斯理 (11)
睡了 100 年的人 (法) 伯尔奈 (21)
 $E=mc^2$ (法) 布勒 (30)
永生粮 (苏) 别里亚耶夫 (40)
古怪的疯僵病 (美) 戈德 (49)
电子谋士 (苏) 阿·德聂伯洛夫/车成安 (59)
火星人 (美) 雷·布雷德伯里/郑云琛 (70)
名亡实存 (英) 哈格里夫斯/白锡嘉 (84)
罢工破坏者 (美) 阿西莫夫/黄无森 (98)

照料入微的生活

清晨。高楼大厦像起伏的群山连绵不断。远方，夏天的太阳刚刚升起，阳光透过白云，照进这个房间。这是 80 层公寓大楼的第 72 层。床上躺着的男人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，他在宇宙旅行保险公司工作，名叫特尔。

太阳升得更高了。窗台上的玻璃雕刻反射出的阳光闪闪烁烁，照射着镶在墙壁上的自动日历，在 2050 年这个数字上，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光圈。

照射进来的阳光愈来愈强，窗上的大幅玻璃却只带点青白色的光，似乎隔断了太阳热，屋子里只投进了亮度。而且，由于室内具有某种设备，气温又适宜，因此，带有微微花香的新鲜空气充满了室内的各个角落。气温终年不变，而花香却随着季节和个人的爱好随时起变化。目前正是夏季，根据特尔的爱好，以百合花为主调剂出的花香，正从角落的某个机器里缓缓地散发出来。

墙壁挂历上的时钟正指着八点，卡卡地发出轻微响声。接着银色的大朵花瓣形的扩音器响起了音乐，以虔诚的声音开始呼唤：

“喂！已经到起床的时间了。喂！您该起床了……”用钟表控制的录音磁带——自动发声器，重复呼唤三次。特尔没有起床的意思，于是，呼唤停止。代替它的是从墙壁

里发出的齿轮调换的轻微响声。

这时，从天花板上静静地降落下来一只“手”，它是由柔软的塑料做成的大机械手，这是每间屋子里都有的。

“您若是还不起床，去公司可就要迟到了，您还想睡？不上班是不成的啊！”

催促、呼唤的同时，机械手拿开毛毯，把特尔抱了起来，向浴室走去。特尔像木偶一样随它摆布。浴室大门自动打开，把特尔迎了进去。机械手把特尔放在淋浴喷头下，从墙壁里伸出一只小机械手，在他脸上擦了脱毛软膏。这种软膏只需五秒钟，就有彻底消溶胡须的作用，而且对于皮肤毫无损害。另一方面，大机械手灵巧地动作起来，把特尔身上的肥大睡衣脱下抛到一旁的电子洗衣机里。

“那么，给你淋浴吧！”

紧接着，发声器响起喧嚣声。温度适合的热水开始淋了下来。不多时，像骤雨稍歇一般，淋浴的水逐渐减弱，最后停止了。接着，干燥的微风徐徐吹来，机械手一边旋转特尔的身体，一边摩擦，皮肤上残存的水珠顿时消失。

淋浴刚一结束，花露水就从喷雾器中轻轻喷洒出来。机械手侍特尔穿上了洗干净的雪白衣服。

“早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到这边来吧！”

机械手把特尔抱到食堂，放在椅子上，让他坐下。传送带立刻将早饭从厨房送到桌子上。咖啡、牛奶等等满屋飘香。

“喂！请您用餐吧！”

机械手说着，又把电视插头插入开关。用美丽的色彩，把头一天的新闻摘要映现在大幅宽阔的荧光屏上。电视持续了三分钟。新闻结束，电视的机纽关了。接着，从三面墙壁里

播放出柔和的音乐。动听的乐曲在明亮的阳光和清爽的空气中荡漾。

乐曲声低了下去，自动发声器又发话了。

“如果用毕，就撤掉吧！”

一切都是按日程表进行的。特尔没有按动他身旁的电纽，这表示他并不反对。于是输送带开始传送，桌上陶瓷和金属等各种食具一面发出互相撞击声，一面向厨房移动。

乐声重又升高，自动点烟机移了过来，停在特尔面前。只要抽出一支烟，打火机就自动点火。可是今天早晨，特尔却无意伸手去拿烟。

不一会儿，换了一支乐曲，又响了起来。

时针正指着 8 点 50 分，乐曲声逐渐减弱，最后中断了。发声器又提醒特尔。

“喂，已经到上班的时间了。”

机械手把特尔扶了起来，带他向屋里的一角走去。靠近门时，门自动地开了。那儿放着一个结实而又透明的塑料座舱，形状很像小蚕茧，这是谁都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。

“喂，祝您今天精力充沛地去上班。您不在期间，搞卫生和收拾屋子都按常规进行。”

发声器报告的同时，关了茧形座舱的门，按一下旁边的电纽。

咔嚓一声，由于压缩空气的作用，茧形座舱被吸到后边的大型管道中准确无误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。

五分钟后，特尔的座舱停在公司的正门前。正是上班时间，门前挤满了公司里的很多。其中一人，隔着透明的塑料座舱，向特尔打招呼：

“早安！特尔先生！怎么搞的，您的脸色特别难看！”

可是，特尔并不想从座舱中走出来。打招呼的同事，伸手去拉他，但立刻大声喊叫道：

“这手冰凉啊！喂，快去请医生！”

顷刻间，医生也从那条管道来了。在嘈杂、喧闹的人声中，医生把特尔的身体检查了一遍。

“情况怎样？”

“为时已晚。特尔的心脏原来就弱，这次死亡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而引起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嗯……断气大约已经有十个钟头了，应该是昨天晚上

的事。”

“什么情况呢？”

机械手把特尔抱到食堂，放在椅子上，让他坐一下。接着，机械手把特尔穿上了洗手液泡过的白色病服，然后用消毒液擦遍他的身体，又给他盖上一条毛巾被。特尔躺在病床上，眼睛半闭着，神态安详，似乎睡着了。

机械手把特尔抱到食堂，放在椅子上，让他坐一下。接着，机械手把特尔穿上了洗手液泡过的白色病服，然后用消毒液擦遍他的身体，又给他盖上一条毛巾被。特尔躺在病床上，眼睛半闭着，神态安详，似乎睡着了。

“喂，请您把眼睛闭起来，乘电梯到五层楼的办公室中，您将看到新闻发布会的直播画面。新闻发布会将在五层楼的会议室里举行，时间是三分钟。新闻结束，电视的机纽关了。”

我的房客

我们这幢楼的名声很坏，在整个住宅区都是有名的。一旦附近出现什么坏事，人们总是说：“这准是七号楼干的！”有一阵子，我甚至想用我的三间一套的房子换成两间一套的，搬到别处去住。我是个单身汉，妻子已离我而去，原因是我当助教的年头太长了，再加上我孤僻、倔强的性格。我继续攻读文献，收集有关资料，一心想写出有价值的论文，完成论文的答辩。

可是，卡林·巴甫洛夫的到来，影响了我的写论文和换房子的计划。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大学生，一头浓密的金发，穿着一条磨得发白的旧裤子和一件花衬衫。这种人在大街上、电影院和咖啡馆里比比皆是，是一个当代的标准青年。不太标准的只是他那双碧蓝的眼睛特别明亮，而且不眨不动。这双眼睛使他那白皙的脸蛋显得更加突出。他说起话来异常柔和悦耳，“是楼里的女管理员介绍我来找您的。”他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我不想把房子租给他，便连忙说，“请原谅，我知道是白白打扰了您，再次请您原谅！”说完转身就要走。这种在现今很难见到的文雅使我深感惊讶，我情不自禁地请他等一等，故意提出一些问题，借机考虑是否把他留下。孤独的生活使我感到百无聊赖，而这位沉着、文静的青年不像是会妨碍我完成论文的那种人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向他提了两

个条件：不要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，不要带姑娘到屋里来。

青年人很纳闷，问了一句：“不带姑娘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感到他这样问我是放肆，至少是嘲弄，正打算回绝他，突然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眼神里有种孩子般的幼稚的表情，这表情征服了我。我连忙解释说：“对于一个青年人，有个女朋友是很自然的事，我指的不是这个。”

卡林在我这里住下来了。我没有看错人，他十分规矩地遵守了我所提出的一切，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他正在准备考试，从未出过门，也没有人找过他，在这个城里似乎无亲无故。

有一次，我看他同三楼那位教授的女儿说话，姑娘用难以掩饰的多情的目光望着他。晚上，我问卡林怎么认识这个美丽的姑娘的，卡林回答：“我并不认识她。她站在门外，我问她在等谁？”他那双透明、晶亮的蓝眼睛望着我，仿佛弄清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。我发现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关于道德的观念，这使我感到愕然。我告诫他，这种好奇心是要不得的。“您是想说，遇到不认识的人，什么也不能问吗？”“不，这要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我们同被问人的熟悉程度。”卡林坦率地告诉我，说他不明白我的解释，不过，他仍感谢我的指点，表示以后再不向陌生人提问题了。

我的房客干的另一件事也是属于心理性的。这是在新学年开始的前夕。一次大楼停电，两部电梯都关上了，站在电梯门口的人很沮丧，一位手提沉重网兜的妇女尤为激动。她住在七楼，担心丈夫回家之前赶不出午饭来。卡林认真地倾听着大家的牢骚话，似乎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疯狂地诅咒这一技术上的故障。“我来帮你吧，”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，

“我把您的孩子抱上去。”说着，把那妇女身边的两个孩子分别扛在肩上，在两个孩子快乐的“乌拉”声中消失了。“多么富有生命力啊，”住在三楼的教授惊异地自言自语起来，“肩上扛着40多公斤还能跑着上楼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他说他搞了30多年生物化学，却难以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真是活见鬼……

教授的话还没说完，卡林已连蹦带跳地跑下来了。尽管天气很热，人们发现这位青年既没喘，也没出汗。“现在该抱您了！”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。“不，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！”那位妇女吓得直往后闪。青年人困惑不解，说两个孩子没有房门钥匙，正等着妈妈上楼呢！“请允许我……”青年人伸开双臂要抱那妇女，可她已躲到教授身后去了。教授问青年人此话当真？年轻人又重复了自己有力的论据：“孩子们在等她呢！”卡林求援似地朝我看了看，似乎在问我该怎么办。从他那纯洁无邪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他的诧异完全是真诚的。“不能这样干，卡林。”我感到自己要对他负责，“这样做是不对的！”“谢谢您，”卡林想了想说，“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就不能帮助一个女人呢？”我默默地望着他，突然感到荒唐的不是他提的问题，而是我的结论。的确，为什么就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帮助一个女人呢？难道我们心目中的关于可以或不可以的陈腐观念就不荒唐可笑吗？在一心去做好事的时候，我们在心理上要遇到多少障碍呵，这简直令人吃惊。

自从这件事以后，整个住宅区都议论起我的房客来了，卡林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。人们认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也发现他的内心非常奇怪地不协调。他在数学、物理、哲学等领域里表现了非凡的学识，而另一方面却连普通的生活常

识都不懂，好像他是在一个闭锁的、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长大的。好在大楼里的住户对他逐渐习惯了，特别是他那助人为乐的精神使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好感。“他不是一个小伙子，简直是一个天使！”一个以喋喋不休而闻名的大楼女管理员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。

善良和忍让的精神开始在我们大楼内扎根。人们像卡林一样和睦相处、互相帮助了，甚至住在二楼的两位冤家不知什么时候也言归于好了。教授说，他越来越相信我的房客是个不平凡的人。他告诉我，他女儿做了好几天的题，卡林只几秒钟就解出来了。他女儿对卡林的钦佩使她的男朋友都嫉妒了。“他或者是个天才，或者是个白痴，”教授下结论说，“有时候，这两个概念之间很难划一个界限。”

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埋头写论文，楼上突然传来女人绝望的叫喊声。原来是长期出差归来的邻居正在拷打妻子，怀疑她贞操有问题。卡林冲上楼去，喊声立即停止了，却传来充满醋意的丈夫的辱骂声。各家各户的门都一一打开了。“你给我滚开，黄毛小子，”那位邻居怒吼道，“你凭什么管别人家的事！”“请原谅，可是我不能滚开，”这是卡林温柔的声音，“您的夫人在呼救，我是来帮助她的。”那位邻居破口大骂，把卡林一把推到门外，砰地一声关上了门。卡林还想叫开门，不停地按那家的门铃。大家劝他回去，他却说不解救那个女人，绝不离开。我担心事情闹大，连忙向楼上跑，想拖卡林回去。不想在楼梯口，看见那位嫉妒心极强的丈夫正在狠命揍着卡林的耳光，卡林站在那儿垂着双手，任凭对方咆哮殴打，没有任何自卫的表示。我忙跑过去制止这场闹剧，卡林却举起手，轻轻推开了我。

这时候，那位发疯的邻居好像醒悟了，立即停手闪到门里，用力地关上了房门。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都替卡林愤愤不平，有的主张叫警察；有的叫卡林去法院起诉。卡林一句话也没说，神情十分安详地回到了住处。我劝卡林以后再不要管这种闲事，至少别像傻瓜似地站着忍受一切，弄不好会被人揍死的。卡林却说这种事他不能不管，“我就是这种天性，”他小声说，“好像这叫做天性吧？”

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。一天，我刚从学校归来，就听到了卡林被送到急救医院的消息。我连忙往急救医院跑，不巧，卡林已被转到科学院，我又没命地奔往那里，在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，我见到了卡林。只见他躺在一张类似于手术台的桌子上，那双明亮、碧蓝的眼睛已失去了生命的光彩。桌旁的一个年轻人正在俯身观察卡林的尸体。当这个人抬起头来时，我险些没有晕倒，他竟然和躺在桌子上的卡林一模一样！原来有两个卡林·巴甫洛夫，一个是我的房客，已经死去；另一个正手持螺丝刀，似乎要对我的房客施行什么法术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和这位活着的卡林·巴甫洛夫来到所长办公室。所长是个极幽默的人，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。“彼特罗夫同志，我们对您非常抱歉，”所长说，“我们把一个机器人派到您家里去了。因为你们那个楼名声不好……”所长告诉我，派到我那儿去的卡林是试验性结构的机器人，该模型的原型就是活着的卡林·巴甫洛夫同志。巴甫洛夫是个天才的控制论和程序专家，对他的作品赋予了他性格中最优秀的特点，但却没有给予机器人防卫反应的能力。我知道，所长所谓的防卫反应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而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，是不允许使用暴力的。天才的控制论和程序专家巴

甫洛夫认为，具有防卫反应的善良的人必然会影响到暴力的影响，到一定的时候也就不再是善良的了；相反，没有防卫反应，善良是不会持久的，是没有生命力的。这是目前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问题。“您的房客想去制止一场街头的殴斗，”巴甫洛夫微笑着告诉我说，“他的脑袋被人砸碎了，胸部也被捅了一刀，晶体管全部失灵了。”

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卡林来我们大楼后的种种情景，我说机器人为人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。巴甫洛夫笑了，“您想建议我们给每个大楼都派去一个人工的卡林吗？”巴甫洛夫说，“要做到这一点，整个太阳系的能量都不够用。”所长认为人工的卡林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型，他赞成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看法：社会革命是不能由技术演变来取代的，它应该创造出自己的“模式”。“这不是坏事，”所长面带忧郁地说，“我们还有足够的生命力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讲完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的女儿闯了进来，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，两个眼珠子红红的，脸色都变了。“他在哪儿？卡林在哪？”她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兴奋得喊叫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，紧紧地搂住了科学家卡林·巴甫洛夫的脖子，不停地吻着他。“活着！啊，卡林……”我们都尴尬得说不出话来，巴甫洛夫更不知如何是好。自然，当了解到这三个月内爱上了谁之后，最感到难为情的还是那位教授的女儿。

半年之后，卡林·巴甫洛夫疏远了原先的女友，压倒了教授女儿原先的追求者，同她结了婚，充分显示出巴甫洛夫的生存能力和明显的防卫反应能力。又过半年，我通过了候补博士论文，当上了副教授。现在，我正在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苦苦思索。

心 变

木箱与宝石

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，辛开林和另外两个退役空军军官李豪、寇克，创办了“航空货运公司”，他们仅有两架破旧飞机，而且请不到副驾驶员，所以，他们只好做别家空运公司不愿意做的生意，将货物运到根本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。当时，混乱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处，就是这种地区之一。

有一次，他们的目的地是巴基斯坦的拉合尔。拉合尔是一个出名的古城，曾经是回教文化的中心，南亚最大的清真寺也在这里。辛开林和寇克驾机前往，李豪留下处理公司业务。到了拉合尔机场，情形有点不对头，降落时，完全接不到控制塔的指示，机场根本没有任何工作人员，也没有别的飞机。他们降落后，有一小队回教士兵奔了过来，声称机上的货物是他们的，辛开林和寇克打开舱门让他们卸货，然后他俩一起走到机场大厦准备休息一下。他们刚刚坐定，外面陡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，接着机场中几个仅有的清洁工人惊慌失措地边跑边喊：“锡克族的战士来了！锡克族的战士来了！”呼喊声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，惨厉无比！辛开林和寇克一下子跳起来，冲出大厦，向飞机奔去。辛开林跳进机舱，回

头看了一下，只见一个衣着极其华丽的人抱着一个粗制的木箱拼命朝他跑来，尽管情势危急之极，他还是伸手将那人连同木箱一齐拉上机来，引擎转动着，他匆忙驾驶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向前驶去。寇克的飞机离机场大厦比较近，此刻许多被锡克族武士追杀的市民已奔到寇克飞机的旁边，这些为生命而挣扎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飞机上面爬，有的人甚至抓住正在转动的螺旋桨，辛开林对着通讯仪大叫：“寇克，起飞！快起飞！”通讯仪传来寇克充满绝望的声音：“我不能！我不能起飞！”是的，寇克知道，飞机只要一移动，那些附在机身的人非全部摔死不可。

辛开林的飞机终于升高，此时寇克的飞机旁已围满了锡克族的士兵。辛开林一直通过无线电通讯仪呼叫着寇克，但很快听不到任何声音了。显然，通讯仪已遭到破坏。辛开林感到心头一阵抽搐，眼泪流了出来。10分钟前，他们还一直坐在机场大厦中，而现在，寇克不知是死是活……飞机降落在印度境内的昌迪加尔。那位衣着华丽的人抓住辛开林的手背连声道谢。辛开林这才注意到他左手带着一只厚重的银镯子，上面雕着太阳和狮子的图案。那人神情肃穆地再三祈求辛开林帮他保管那只粗制的木箱，并要求辛开林在保管期间绝对不能打开看。辛开林心情够沉重的了，他本不想答应，但经不住那人的多次恳求，总算答应了。那人千恩万谢，临走时，他指了指手上的银手镯，说道：“这只手镯世上独一无二，不论是我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，取木箱时必以手镯为凭据。”随后，他解下腰间的一个精致的小羊皮袋送给了辛开林。

两天之后，辛开林回到了“货运公司”所在的城市。李豪一听到寇克出事的消息便哭了起来；他们的公司也彻底破

产了。接连几天，他们的日子极不好过。李豪看见辛开林带回的木箱，便想打开看一看，遭到辛开林的极力反对，他俩甚至为此事打了一大架。从那以后，李豪知道辛开林绝不会私自打开木箱的。眼看他们已走投无路了，连饭都吃不上，突然，辛开林想到了那只小羊皮袋子，他和李豪赶紧找出来，皮袋的口，用相当结实的丝绳穿着，他们怎么也解不开，李豪不耐烦地拔出小刀用力划破了皮袋，刹时五颜六色的宝石滚了一地，那灿烂夺目的光彩将他们的脸都映得发亮。他俩都惊呆了！在他们正处于倒霉到极点的绝境中，这些贵重的宝石的价值，高得连他们想都不敢想。辛开林仅拿出一颗钻石就令全世界的珠宝行业兴奋莫名！那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女神的眼睛”，属稀世之宝。靠着出卖这颗钻石所得到的天文数字，他们一口气买了6架飞机，成立了新的航空公司。不到10年，他们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实力雄厚的财团。

喜遇甘甜

又过了10年，辛开林已成为国际商场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这位东方首富最著名的特点就是恪守诺言，正因此，国际著名的大商业机构都乐意和他合作做任何生意。他一直没有结婚，在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就是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粗制的木箱，然后作出种种猜测。这只箱子一直放在他豪华住宅的一间秘密的房间之中，除了建筑师，恐怕再没有其他人知道有这样一间密室。

一天，和往常的无数次一样，辛开林在处理了几宗重要的业务之后回到家中，他走进书房，挥手令仆人出去，然后打开密室通道，进了密室。他坐下来，斟了半杯陈年佳酒，便